

國際現勢讀本

梁純夫
千家駒
陳文川
沙什
陳原之
溪著



行發店書活生

國際現勢讀本

賓符等著

生活力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

國際現勢讀本

著者
發行人
發行所
特約經售處

梁賓
千家駒夫
陳文川
徐伯
沙什陳戴
原溪之
新
生
活
書
店
上海漢口重慶南路六號
漢口·重慶·星加坡
聯營書店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

前記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國際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。要瞭解國內外時局底發展，就必須把握住這些基本變化的主點。但是出版界還缺少這樣的專書，因此我們不揣謬陋，弄了這一本讀本。最初設計的時候，是要弄一本手冊，預定的篇幅比現在大幾倍。正文原擬分上中下三編，上編敘史的發展，中編分析戰後世界的政治經濟問題，下編研究各國在戰後世界裏的位置及其戰後的政治經濟底發展。另有附錄三個：一是國際常識小辭典，二是重要條約、統計及地圖；三是兩次大戰之間的大事年表。這個計劃經過在瀕諸友的會談，決定分頭約稿。正進行中，國內形勢日非，份量稍大的專書，發行既受種種限制，成本又極可觀，加上讀者的購買力日減，出版者和讀者兩感困難。經過幾度的商量，決定減縮篇幅，將原來的手冊改變成現在似的讀本。

全書分七章，第一章敘史的發展，第二、三章論戰後世界的政治經濟動向，第四至第七章分論四強（美蘇英法）。各章執筆的日子雖有先後，說明和舉例也有詳略不同，但觀點的一致，是可以向讀者保證的。編者在校訂的過程中，也設法使它適合讀者的需要。

本書各位執筆者的名字署於各章節之末。其中有幾位是在百忙中特別抽空來寫的，我們非常感

激。我們也必須向會參與計劃的諸位先生——特別是金仲華先生致謝，因為他們會對本書提供了寶貴的意見。

編者誌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

— 2 —

目 次

前 記

第一章 三十年來的世界政治	(一)
一 兩次大戰之間的三十年	(一)
二 第一次大戰總結	(二)
三 幻想與幻滅	(八)
四 挑戰與綏靖	(九)
五 從分裂到聯合	(三)
六 從聯合到勝利	(七)
第二章 戰後世界政治問題	(三)
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與任務	(三)
二 戰敗國的管制與和約問題	(六)
三 戰後世界各國的民主改革	(三七)

四 領土託管與殖民地獨立運動 (三)

五 國際合作與世界安全問題 (四)

第三章 戰後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

一 世界經濟在戰爭中的變革 (三)

二 戰後各國的經濟與經濟政策 (三)

(一) 美國 (三)

(2) 蘇聯 (六)

(3) 英國 (七)

(4) 東歐諸國 (二)

(5) 中國和印度 (兩)

三 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向 (六)

第四章 在戰後世界中的美國

一 美國經濟力量在戰爭中的發展 (合)

二 獨占資本與孤立主義 (全)

三 羅斯福路線與杜魯門路線 (八)

四 民主力量的生長 (一)

五 現階段美國的世界政策 (一)

第五章 在戰後世界中的蘇聯 (一)

一 大戰前後蘇聯工業底發展 (一)

(1) 工業化的道路 (一)

(2) 第四屆五年計劃 (一)

(3) 最近的進展情形 (一)

二 大戰前後蘇聯農業底發展 (一)

(1) 土地國有，分給農民 (一)

(2) 農村經濟集體化 (一)

(3) 今後的計劃 (一)

三 蘇聯的對外政策 (一)

(1)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(一)

(2) 在戰爭中蘇聯的對外關係 (一)

(3) 為戰後永久和平而鬥爭 (一)

第六章 在戰後世界中的英國

(三六)

- 一 大英帝國——從興盛到衰落..... (三六)

- 二 勢力均衡政策與殖民地離心傾向..... (三六)

- 三 經濟的枯竭及其出路..... (三五)

- 四 現階段英國的世界政策..... (三三)

第七章 在戰後世界中的法國

(三九)

- 一 法國在戰後世界的地位..... (三九)

- 二 從第三共和到第四共和..... (四〇)

- 三 戰後法國的政治形勢與政黨..... (四五)

- 四 戰後法國的經濟狀況..... (四九)

- 五 現階段的法國對外政策..... (五二)

第一章 三十年來的世界政治

一 兩次大戰之間的三十年

這三十年來，世界發生了兩次大戰，一次比一次長久，一次比一次大規模，一次比一次慘烈。

還在第一次大戰期間，正當「永久和平」與「以戰止戰」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，列寧就指出人類如果不能從第一次大戰中接受教訓，第二次大戰即將隨之而至。這句話至今還是完全正確的。資本主義—帝國主義無法解決的矛盾，不可避免地孕育着戰爭，任何關於資本主義內部永久和平的美夢，都不過是幻想。所以列寧又指出，祇有根除資本主義—帝國主義纔能最後消除戰爭的根源。

但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，兩次大戰的性質並不相同。第一次大戰是帝國主義列強的爭霸戰，而第二次大戰自始就發展為一個人民解放的戰爭，和社會主義蘇聯同步調反對法西斯主義。第二次大戰的這種性質在戰爭早期就已逐步顯現，如中國的抗日戰爭，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爭，反抗德意法西斯的西班牙內戰。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大舉進攻蘇聯，這一戰爭就發展為全面的反法西斯戰爭了。

正因為兩次大戰性質的不同，結果也完全兩樣。第一次大戰的結果是十月革命和帝國主義列強間

新的勢力均衡；第二次大戰卻是世界民主國的聯合力量擊潰了法西斯，

俗語有云：『魔鬼病了，和尚就是魔鬼。』當法西斯魔鬼剛剛崩潰，殉難者的血還濡濕着大地，我們又從『勝利者』口中聽到了戈培爾的聲音。邱吉爾在叫囂，范登堡在跳躍，他們拾起了已經落到地上的罪惡的『反共公約』，到處發動着反蘇陰謀的攻勢。『第三次大戰』的狂言就是這批人嘴裏喊出來的。

可是，三十年來的歷史，證明了帝國主義不可避免的沒落命運，帝國主義的黃金時代再也召喚不回來了。在三十年中，歷史發展儘管迂迴而曲折，基本的進步方向却是不變的。

二 第一次大戰總結

歷史像一條長河的流，不能割裂。今天的形勢就是通過昨天的變化而來。我們檢討三十年來的世界政治，自應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開始。

有一個關鍵必須把握，那就是：從俄國十月革命一直到現在，貫穿世界政治上縱橫離合和錯綜複雜的變化的，祇不過兩個主導的因素：（一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體系的對立；（二）資本主義世界內在的矛盾。

這兩個主導的因素，相互錯綜的起着支配歷史的作用，隨着世界形勢發展的糾迴，而表現於程度

上的不同。在一定時期，一個因素是支配的；而到了另一個時期，別一因素的影響加強了，使原來的支配因素又漸降到從屬的地位。

三十年來世界政治，便是這兩個因素互為主從的歷史。假如把三十年的歷史劃做三個階段，那末，第一階段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為止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系對立的因素，一直佔着主導的地位；第二階段自納粹第三帝國成立，要求重新分割世界起，經過綏靖政策的嘗試與失敗，經過西線與東線的合流，到聯合國合力擊潰德意日法西斯帝國主義為止，支配世界政治的主導因素的卻是資本主義世界內在的矛盾了。第三階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到現在，很顯然的，兩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對立，又進到了主導的地位。

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是以革命結束的。俄國革命結束了東線的戰爭。德國革命結束了西線的戰爭。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因人力與物質的優勢獲得了最後勝利。但這件事情的本身意義就是革命的反映。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，退出了戰爭，協約國感到很大的威脅，這遂促成是年四月美國的參戰。協約國力量的增強促成了德國軍事的崩潰，結果加速了德國的革命。

彷彿一位歷史家曾經說，十九世紀英國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不會發生革命。我們也可以說，戰後中歐和西歐的最重要事情乃是不會發生社會主義的革命，或者更確切些說，當時高度的革命鬥爭，是以失敗結束了。

戰後，帝國主義政治家一開始就集中力量於打擊革命的工作。革命的陰影籠罩了巴黎和會。聯合國大聲疾呼，警告「整個歐洲的人民，有投入極端主義者懷抱的危險」。

帝國主義反革命的力量，集中於推翻俄國布爾雪維克主義，並阻止牠蔓延到其他各國。為此，從波羅的海到黑海，東歐新興諸國包括羅馬尼亞在內，被結成了一條防止布爾雪維克主義的「避疫線」（Cordon Sanitaire），舊有白黨分子所組成的各種反革命軍隊，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幫助和裝備，發動對蘇維埃政權的進攻。英國、法國、美國和日本的軍隊，從各方面侵入蘇聯境內。在倫敦和巴黎總部的策動之下，恐怖、暗殺和怠工組織了起來。波蘭軍隊也侵入俄國，雖然後來遭了紅軍的痛擊，一直被打到華沙城下。帝國主義開闢了二十三個前線，發動着對蘇的干涉戰爭。

然而，帝國主義一切這些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努力，終於完全失敗了。巴黎公社的歷史不會重複。擁有壓倒物質優勢的反革命軍隊不會獲得勝利。為什麼？第一，因為俄國工農堅強不屈的抵抗。他們知道為什麼而戰：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土地和命運，是為了反抗剝削者，地主和反動勢力的捲土重來，是為了反抗帝國主義侵入者。第二，因為國際勞工階級的力量，都團結一致，支持這共同的鬥爭。侵入軍不斷的發生了叛亂，帝國主義國家國內到處是罷工與不安，運輸工人拒絕替反革命軍搬運軍火……這樣，最後終於使帝國主義的干涉行動麻痺下來了。

帝國主義干涉革命的行動，在俄國是失敗了，但在西歐和中歐卻獲得了成功。由於美國資本主義

的幫助，戰後中歐和西歐的革命浪潮，最後終於一九二三年遏止下來，促成了歐洲短期的相對安定。

第一次大戰造成了世界不平衡的劃分。不僅是那史所未見的社會主義區域與資本主義區域的新劃分，成了戰後世界地理的特徵，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，也有著極端不同的劃分。大戰因了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而發生，結果不但不能解決這種不平衡，卻反而使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不平衡的劃分發展到更尖銳的階段。我們只要看看戰後世界的圖畫，就可以明白的。

(一) 美國成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，成了所有國家的債權人。最初，她很想由領導巴黎和會來達到直接統治世界的目的，但後來受了世界政治事實的挫折，又退縮到孤立的貝克裏；(二) 歐洲以外的新興列強——日本和英國自治領，後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仍處於倚賴的地位；(三) 歐洲的戰勝國：英國痛感衰落的煩惱；法國要想維持歐陸的霸權，卻力不從心；意大利大不滿足，同情戰敗國；(四) 協約國的歐洲衛星國，全靠大國支持來維持她的地位；(五) 戰敗的強國，最初是國際政策被動的目標，後來進展到挑戰的地位；(六) 殖民地國家在各個不同階段上進行着獨立解放的鬥爭；(七) 社會主義國家，現在已在世界六分之一地面上站定了腳。

這是一種極端不平衡的發展。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消除了沒有呢？沒有。不但沒有，而且還因戰爭的結果而加深，無數更廣泛的新矛盾正在發展着。

支配戰後時期的有兩個主要的文件，一個是凡爾賽及其他各和約，那是處置歐洲，近東以及德國

從前殖民地的；一個是華盛頓條約，處置歐洲以外的問題。凡爾賽和約原有世界性，由此創立了國際聯盟，但實際上，由於美國與英法的矛盾，國聯只是成了一個解決歐洲問題的機構。

協約國的列強打了勝仗。但一當她們分配贓物並考慮和平時，她們就發生了尖銳的分裂。

美國沒有領土的野心，她只想達到兩個目標：第一，在初期時，通過威爾遜的努力，取得世界資本主義領導的地位，並成為歐洲的仲裁者；第二打擊英國的海上霸權，以掃除美國的世界霸權的大障礙。但是，英法兩大勁敵在前，美國戰略的力量顯然還不足造成這樣的地位。威爾遜的美夢很快就告幻滅了。因此，美國終於縮轉了威爾遜的路線，拒絕簽字和約和加入國聯，而重行回到『孤立主義』。事實上，美國改取經濟和外交的間接侵入的方法，以加強其戰略的準備。這是戰勝國內部第一個裂痕，也就是世界新的矛盾發展的信號。

英國和法國在初期擊潰德國時是合作的；但一當討論戰利品的分配，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。英國所關心的不過是打擊德國，使其不再成為海上的勁敵，並趁此奪取其海外殖民地；就歐洲關係而言，她卻不願過分變動原來的均勢。法國呢，她所關心的是樹立歐洲的霸權，擴展她的領土到萊茵河的左岸，取得歐洲出產煤鐵和鋼的主要區域（包括洛林、魯爾和薩爾），俾使德國永遠處於劣勢的地位。這兩個同床的『異夢』無疑是矛盾的，因此在戰後時期中，展開了英法的衝突。

凡爾賽和約後的國際局勢，便是受着戰勝國這兩大矛盾的支配：英美的矛盾與英法的矛盾。

一九二〇——二一年的世界經濟危機，使英國受了嚴重的打擊。工業衰落，失業增加，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在下坡。英國不能不多少縮回了她的觸角。一九二一年年底，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，迫使英國接受主力艦的平等，日本接受五·五·三的比率，以及廢止英日同盟。這是美國的一大勝利。但是，鬥爭還是繼續着，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軍縮會議崩潰了，華盛頓條約的基礎，也遭日本的侵略行動推翻了。

在歐洲，英國總想削弱法國的霸權，在不放棄凡爾賽和約的基礎上，給德國以多少的支持，甚至還想拉攏蘇聯，以加重這平衡的砝碼。一九二一年，英國與蘇聯締結商務協定，一九二二年，並由勞合喬治首相邀請參加熱諾亞舉行的歐洲經濟會議，來組織「歐洲的恢復」。法國對此是反對的，蘇聯的妥協態度也只能限於經濟關係，而不能對任何要求讓步。因此，這次會議的唯一結果，只是促成了德國與蘇聯間的拉伯繩公約，根據這公約，法國的安全要求得到了滿足。

法國現在是可以擺脫英國的拘束而執行獨立的政策了，一九二三年，法國進兵魯爾。英國乞援於美國來恢復平衡。美國呢，因為很想插足歐洲，以輸出其過剩的資本，亦準備有所行動，不過，法國由於內部金融危機的威脅和德國民眾的反對，最後只能將魯爾佔領軍撤退。這時候，英美在金融與外交上的暫時合作，逼迫法國接受了『道威斯計劃』(Dawes Plan)，這一計劃的目的，顯然完全爲了英美資本的利益，對德國作更科學化的剝削。

一九二四年的道威斯計劃，結束了戰後第一個迷惘的時期，開始了暫時穩定的新時期。

三 幻想與幻滅

這暫時穩定的時期，有人稱之為歐洲的『黃金時代』，其實，這不過是從恢復中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幻想時期，這一時期，只延長了五年的功夫，即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。

大家認為道威斯計劃是實際解決德國賠償問題的辦法，替德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恢復打開了一條路。美國資本和信用流入德國和歐洲其他的國家，造成了迅速的工業發展和擴張。國聯對歐洲諸小國成立一連串的借款。一九二五年，經濟漸趨恢復，羅加諾公約訂立了，由英法德比意諸國，各自互相擔保德國西境的安全。一九二六年，德國加入國聯。一九二七年，國聯大會決議『所有侵略戰爭永被禁止』。一九二八年，白里安凱洛格公約成立，由世界各國簽字承諾『不以武力為執行政策的工具』。一九二九年，財政專家委員會通過了『楊格計劃』，確定了國際銀行的基礎。不久又成立撤兵協定，規定如『楊格計劃』一經實施，協約國軍隊須於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全部撤盡。歐洲大陸呈現了一片諧和的氣象。

全世界的生產和貿易也在昇騰中，若干資本主義經濟學者歡呼着繁榮、和平與進步，認為重整旗鼓的資本主義，業已克服了矛盾和對立。樂觀的幻想油然而生了。例如胡佛就曾這樣說：『今天世界